（记者会前，酒店休息室外走廊。助理柏莎带着公关团队的人冲出房间[因此给了观众可以偷听甚至闯入对话的机会]）

乔治：噢，海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这又让我想到以前厕所那件事——

海妲：（不耐烦地打断）什么事情？我可不记得我跟洗手间有什么渊源还是过节。

乔治：亲爱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一次你不是让大家占领男厕吗？

海妲：然后呢？

乔治：那些女孩子都听你的，嗯，或者说跟着你、学你…效仿你，虽然你很快就不干了，还好还好，但是那些女孩子还是到处占领学校的男厕，嚷着“想尿就尿”，嗯，还有“尿尿自由”，啊，现在想起来这口号课真逗。结果后来闹大了，差点上了新闻，说女学生性骚扰男老师，男老师在学校不敢上厕所……啊，原来男老师也可以是弱势…….好几个女生差点被起诉呢……

海妲：所以你长篇大论的到底跟等一下的记者会有什么关系？

乔治：海妲，亲爱的，你看，罗艾勒死了，他死了！海妲，我不知道……

海妲：不知道什么？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？

乔治：就是，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——是不是——

海妲：（打断乔治，把手搭在乔治肩膀或腿上，语气轻柔）乔治，你忘记早上出门前我对你说了什么吗？（把头靠在乔治身上）噢，乔治，乔治……

乔治：（珍爱地摸着海妲的头发）海妲！哎，我亲爱的、可怜的、美丽的海妲，我都差点忘了你会有多难过了！一个妻子都愿意为老公如此了，她的老公可不能让她失望！

（海妲不作声，还是靠着乔治，但是把头埋在手臂里）

乔治：海妲，相信我，我刚才就是有点可惜罗艾勒的研究而已，哎，那家伙，哎，就快研究出了不得的东西了……但是海妲，你不知道，我可自私了，想到以后媒体不能再把你跟他的名字写在一起，我就忍不住有点儿高兴……

海妲：乔治，别这样说话。

乔治：别害羞，海妲，我现在已经能够读懂你的反应了，但是你不用在你的老公面前害羞的。

（海妲倏地站起，在房间缓步移动，始终不正视乔治与观众）

乔治：我现在觉得你的这些反应可爱极了。海妲亲爱的，哎，这就跟我问你想不想要个孩子一样，你是不是也在害羞啊？

（海妲还来不及回应，助理柏莎冲进房间，告诉海妲和乔治记者会要开始了，要他们赶紧过去。两人离开。[若观众选择闯入对话，则对话至ＯＯ（时间/~~话题？~~）就接到柏莎冲进房间打断，前往记者会。]）

（记者会上，屏幕正在播放视频，综合了海妲的竞选政策，以及过去和符黛雅的辩论交锋还有媒体评价。视频约两分钟以内，重复播放1.5到2次左右后海妲和乔治进场。视频切换为竞选背景。现场有记者，也有一般民众，本来都在各自交谈，海妲进场后一言不发，直到现场逐渐停止喧哗，注意力只集中在她一人身上。[观众可以加入，自由发问]）

海妲：感谢各位的到来。再多的言语也无法传达我此刻有多震惊与悲伤。我跟各位一样，在清晨被这个不幸的消息惊醒，不敢相信身边的人就此离去。各位可能无法相信我会为罗艾勒的死感到悲伤，毕竟他一直为符黛雅女士的选举提供帮助，但实际上，我与艾勒相识已久——

记者Ａ：请问您是否仍对罗艾勒先生旧情未了，所以才这么悲伤？

记者Ｂ：符黛雅女士阵营仍没有任何最新消息，您为什么选择召开记者会？

记者Ｃ：请问盖女士是否对罗艾勒的死因有独家内幕？

海妲：请各位冷静……是的，就像各位报导的一样，我与艾勒曾在大学时代交往，他一直是一个充满热情与理想的人，勇于挑战这个社会，只可惜我们希望服务社会的方式不同，于是走上不同的道路……可能我更偏向行动…不，其实艾勒也是行动派，总是说什么就做什么，说到做到。不，我并没有关于罗艾勒死因的内幕，我跟各位一样只听闻检测显示酒精浓度高昂，但我不相信艾勒会失手杀死自己，他会决定自己的生命……就算要喝酒也肯定是他自己的决定，喝酒难道有什么错吗？ ……（哽咽，眼中充满泪水）说起来，其实我们最后总归算走在一样的路上……（发现自己失态，赶紧牵起戴乔治的手）乔治也总是称赞罗艾勒是一名优秀的学者，所以罗艾勒的离去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损失。我相信符黛雅女士现在肯定焦头烂额——

记者Ａ：（突然大喊）嘿！符黛雅刚刚发表声明了！

（此起彼落的手机提示声响，记者们忙着查看手机消息）

记者Ｂ：不得了！符黛雅说她那儿还有罗艾勒的研究资料！而且她自己就是共同作者！

记者Ｃ：请问盖海妲女士，罗艾勒的研究完成的话对你的政策会有影响吗？

记者Ａ：别管那个了！你们看！符黛雅说哈佛大学想让戴乔治接手罗艾勒的项目！

记者Ｃ：哇赛！他们说只要戴乔治答应，项目就能马上开始！

记者Ｂ：请问戴乔治，你决定接手吗？

记者Ａ：盖海妲女士，请问你现在心情如何？你会让你老公去敌方阵营吗？

（现场乱糟糟，各种问题不停被提出[观众也可以询问]。戴乔治一开始听到消息是惊愕，接着是窃喜又不确定的样子）

乔治：呃、呃，这个嘛……（偷瞄海妲）

记者Ａ：盖海妲女士，请问你会让你老公去敌方阵营吗？

记者Ｂ：这种可以角逐国际奖项的研究，戴乔治先生没有理由放弃吧？

记者Ｃ：符黛雅女士说这个研究是她与罗艾勒“共同孕育的结晶”，请问两位怎么看？

海妲：（听到“共同孕育的结晶”后打断众人，努力维持平和的样子）各位，我知道大家对于符黛雅女士方才发表的声明有很多想法。各位对我的直接猜测是罗艾勒的研究会伤害我。事实上，我与大家一样惊喜。我不认为这是符黛雅与罗艾勒的“结晶”，我反而认为这是我跟乔治可以为了社会大众服务的一个机会。只要这个研究是对社会有益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

乔治：（大喜过望看向海妲）海妲！我亲爱的海妲说的没错！既然符女士有研究笔记，我就有信心能够完成研究！一定不负众望！谢谢谢谢！

（现场一片哗然）

记者Ｃ：请问戴女士，这也是你的计划的一部分吗？让罗艾勒的研究变成己方的？

海妲：谢谢你的提问，但请你称呼我盖海妲或盖女士。我没有任何计划，请不要再做恶意的猜测。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
（海妲起身离开，乔治慢悠悠地跟着，一边叨念着“一定不负众望“和”谢谢谢谢”）

记者Ａ：嘿！盖海妲，你怀孕了吗？

（海妲转身怒视，罕见地动怒）

海妲：我不会回答这种不要脸的问题！

（记者会后，海妲快步进入后台，卑锐客一直站在转角阴暗处，看到海妲过来后拦住她，海妲这才发现卑锐客居然在现场。乔治跟着海妲后面慢悠悠地进了后台，看到海妲在跟卑锐客法官说话本来要加入，但是电话却响了，于是乔治接起电话，一个人走向另一边角落。[观众可以跟着到后台并参与互动]）

卑：哈啰，海妲。

海妲：有什么事请找柏莎，现在不是时候。

卑：怎么不是时候了？是因为这里算公开场合？是因为你在为罗艾勒哀悼？还是因为你这次失算了，没想到黛雅女士有后招？啊！还是因为你没想到，我们的大学者乔治根本按耐不住兴奋要接手罗艾勒的研究？

海妲：你别瞎猜。

卑：（笑出声）我倒是觉得自己全部说中了呢。只是不知道哪一个对你打击最大？好吧，既然这些都不是新闻了，我这里倒是有个专属于你的新闻。

（海妲不想理会卑锐客，开始动身离开）

卑：你确定不想知道？这可是关于你那伟大的罗艾勒哦。（海妲停下脚步）这就对了嘛。

海妲：你想说什么？

卑：（耸肩）没什么，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咱们那位罗艾勒先生，死的可并不光彩。

海妲：（皱眉，在动怒边缘）你说什么？

卑：很有趣，海妲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意思的女人，你也从不让我失望。我最喜欢你那种世故下的天真了。你是不是觉得罗艾勒慷慨赴死，死的壮烈、为理想牺牲？错错错，大错特错，可怜的罗艾勒，唉，脑袋还没想清楚呢，手指就扣动扳机了，结果怎么着？要是一下子射中太阳穴，干净利落的那该多好，可惜他这么一犹豫，那颗子弹可就往他肚子上钻了。

（海妲逐渐面色苍白）

卑：说钻也不对，口径大，你知道，老将军爱用威力强的手枪，所以那可是一个大口子，肠子都哗啦啦出来了。我用想的就痛，也难怪罗艾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喊医生告护士，哭着求老天爷说他不想死。结果呢，啥都抹的医院病床和磁砖一地，脏兮兮的最后还是死了。

（海妲摇晃了一下身子，站不稳的样子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卑锐客扶住了海妲。）

卑：（在海妲耳边轻声说，一边把手伸进了海妲的外套，开始抚摸起她的身体）要我说，也不知道是谁给那个爱冲动的男人将军的枪的，真缺德。你说不是吗，海妲？

（海妲的身体一瞬间僵住了，而后终于一个激灵，挣脱了卑锐客的钳制。海妲步履不稳，而乔治正好结束电话，往两人这边过来。）

乔治：（走过来扶住海妲）噢！我亲爱的海妲，你怎么了？卑法官，你可千万要原谅我老婆，女性总是比较纤细敏感情感脆弱。今天对她的打击已经太多了，难怪她要撑不住了。

卑：乔治同志，我看你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刚刚还接了个电话，怎么？有什么好消息愿意分享吗？

乔治：呃，也不能说兴高采烈，只能算是冲淡了一些悲伤吧……总之，就是符黛雅刚刚告诉我，她那边有更多研究资料。我跟她谈了一下，发现她确实挺了解这个研究的，所以我们决定越快开始研究越好，学校也可以帮她准备一间研究室，就在我的旁边，哇，工作人员24小时待命，加速我们的进展。

海妲：（猛的抬头）那我呢？乔治，那我怎么办？

乔治：（爱怜地摸着海妲的头发）噢，海妲，亲爱的，乖，你的男人要去干些大事情了。哈哈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太想他。

卑：如果盖女士是担心选举，我可以略尽绵力。

乔治：你瞧，这不是完美的安排吗！（亲了海妲一下）卑法官多有影响力啊，你们又那么谈得来。噢对，可别让海妲太累了，她要养养身子，我们之后可能要有小宝宝了呢！卑法官，海妲就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帮我好好照顾她。

卑法官：乐意之至。

（海妲用力推开戴乔治，跑离了舞台。）

（完）